

《花溪》文艺学习资料

---

一九七九·十·

¥ 丁

## 目 录

前言 .....	( 1 )
传奇小说简介 .....	( 7 )
柳毅传 .....	( 9 )
《柳毅传》简析 .....	( 21 )
李娃传 .....	( 26 )
《李娃传》简析 .....	( 38 )
话本简介 .....	( 43 )
碾玉观音 .....	( 45 )
《碾玉观音》简析 .....	( 60 )
错斩崔宁 .....	( 64 )
《错斩崔宁》简析 .....	( 82 )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 87 )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简析 .....	( 100 )
玉堂春落难逢夫 .....	( 105 )
《玉堂春落难逢夫》简析 .....	( 143 )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 147 )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简析 .....	( 177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	(181)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简析 .....	(199)
卖油郎独占花魁 .....	(204)
《卖油郎独占花魁》简析 .....	(245)
灌园叟晚逢仙女 .....	(250)
《灌园叟晚逢仙女》简析 .....	(274)
《聊斋志异》简介 .....	(279)
婴宁 .....	(281)
《婴宁》简析 .....	(290)
促织 .....	(294)
《促织》简析 .....	(298)
席方平 .....	(302)
《席方平》简析 .....	(308)
胭脂 .....	(312)
《胭脂》简析 .....	(321)

## 前 言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园圃里，小说是一朵开放较晚的艺术之花。它起源于上古的神话传说。我国的神话传说，虽也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共工头触不周山”、“嫦娥奔月”这样一些优美的故事，但总的说是不发达的。再加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在所谓“正统思想”的支配下，一直把小说视为“雕虫小技”，“君子弗为也”。由于这些原因，我国小说的形成是非常迟缓的。大体说来，在汉以前还根本无小说可言，两汉时期虽有小说的记载，但并无作品留存于世。这样，说到中国的小说，便只能以魏晋南北朝为其开始的时期了。这时的小说主要是志怪和记录轶闻琐事，前者可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后者则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比较有代表性。除此，相传为汉人所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等等，实则也是出自这时期的文人之手。但是，所有这些作品，叙事缺乏周密的布置，文笔也相当简浅，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那就更谈不上了。因此，严格说起来，这时期的小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小说。

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这里所说的就是唐人的传奇。中国的小说发展到唐传奇，算是有了完整而和谐的结构，有了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故事情节，有了艺术形象的塑造，有了人

物性格和心理的描绘。从这时起，“雕虫小技”在艺术上算是有了真正的价值，在文学史上算是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文体算是正式进入中国文学的园地了。但是，唐传奇是用文言文写的，一般的人看不懂，从某种角度说，它还只是供文人们阅读欣赏的文学艺术。到了宋代，话本形式的白话小说产生了，这在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是有着极其重要极其深刻的意义的。如果我们把它的出现称作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场革命，那也是并不过分的，因为它不仅在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在唐人传奇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和新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它的白话语言为未来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开辟了新的道路。至于唐传奇，虽一直有人继承，并出现了不少文言短篇，但比之于话本对后世的影响，那就要逊色得多了。

明清两代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这时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产生了一些举世闻名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等等。这些长篇巨著特别是《红楼梦》，与世界上任何第一流的小说相比，都是毫无愧色的。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它们的出现自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从小说发展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说是这一文体本身在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中所结下的丰硕之果。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篇前言所要重点说明的，现在我们还是回到短篇小说的问题上来。明清的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宋元话本而出现的“拟话本”。在明代，宋元话本小说渐渐为人们所重视，并得到广泛的收集刊行；随之而来的，则是模拟话本之风的盛行，文人们改写、创作或编纂了不少“拟话本”，其中最有名的是冯梦

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这些短篇小说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而最突出的则是比较广泛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明嘉靖以来所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从中可以看出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活跃。而在艺术形式上，这些小说较之于宋元话本也有所发展，篇幅是更加长了，故事情节是更加曲折多变，结构是更加完整和谐了，人物塑造是更加形象生动了。孙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中，说它们“清淡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这的确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如果真的有如一些文学史家所说，明末是我国古典短篇小说的极盛时代，那么作为“极盛”的标志的，主要便是这种拟话本。明清另一类小说是继承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用文言写的短篇，如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馀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袁枚的《新齐谐》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鲁迅先生说它“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同上）由此可见其渊源关系和创作特色。在我国的文言短篇小说中，象《聊斋志异》这样有丰富的想象，多样的题材，巧妙的结构，曲折的故事，优美的语言，那是很难找出第二部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出现，看作是我国文言短篇的一个光辉的总结。

以上就是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从产生、发展到繁荣的一个极其简单的轮廓。我们通过这个轮廓可以看出，我国小说的形成虽然比较晚，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它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小说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故事性强。小说属于叙事性的作品，因而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小说，都会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但具体到我国的古典小说，不论是长篇还是短篇，也不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都有很强或者较强的故事性。作者在联缀和安排那些生活气息浓厚或者浪漫主义气氛浓烈的事件时，总是紧紧围绕他所描绘的主要人物，根据人物性格的需要，按照一定的艺术原则和方法，组成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在这个过程中，又始终注意情节的起伏跌宕、曲折多变，使读者感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感到在“山穷水尽”之际，忽尔又出现“柳暗花明”的优美境界。这种既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组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又不一味地去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是我国古典短篇小说的一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特点。

第二、有头有尾、前后呼应的结构。所谓“结构”就是作品内在的组织与构造，因而它需要完整、和谐、统一，这也是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所相同的。而我国古典短篇小说的结构，除了这一般的要求之外，还有适合我国人民欣赏习惯的一些特点，如有头有尾，交代清楚，叙事清晰，层次分明，针线绵密，前后照应等等。作者在开头，总是以少量的笔墨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人物等交代明白，然后按照时间或事情发展的顺序逐步展开矛盾冲突，一步步把矛盾引向高潮，最后使矛盾得到解决。在行文过程中，如有倒叙、插叙，或者需要“话分两头”和折回来时，则务必有交代照应；到快要结束时，若有未完之事和未了之人，哪怕是很次要的，也要作一明确交代。这样，作品所写的人和事，

其来龙去脉便显得清清楚楚，而读者在读后所得到的印象，也就完整而清晰了。

第三、通过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和故事的描述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因而在作品中故事和人物总是紧紧连在一起，这也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小说所相同的。但是在展示人物性格方面，或者说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方面，我国的古典小说却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在一篇作品中，虽然也有与故事情节关系不大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抒情描写，但比之于某些外国短篇小说，那是要少得多、短得多。其环境描写往往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交融在一起，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的展示往往与一连串典型事情的联缀结合在一起；而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则又特别注重于白描的手法。这是我国古典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因而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这样，所以高尔基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可说没有一个作家不曾在语言上付出过十分艰辛的劳动；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作家自然也是这样，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锤炼出了丰富而光辉的文学语言，而且极富民族特色。文言文不用说，那是我国民族所特有的。就以白话短篇来说，句法、句式、修辞、语调、节奏等等，无一不体现着汉语的特点，保持着民族的传统，符合我国人民的习惯、心理和欣赏要求。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作品，它们的语言都简短有力，形象生动，口语化而又非常精炼；有的还插上一些富于民族特征的诗词，使作品的



民族风格显得更为鲜明突出。

上述四个方面，远远不是我国古典短篇小说所有的特点，但就从这四个方面，我们也可大致看出我国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爱好。这表现于文学之中，就必然使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拿我国古典短篇小说说，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反封建反剥削压迫，歌颂人民反抗斗争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而在艺术形式上，它的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也明显地表现出如前所述的民族特色。这样的民族性，在今天仍需继承和发扬，因为只有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只有按照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民族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才有可能充分发挥文学所特有的鼓舞和教育人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繁荣社会主义的短篇小说创作与选析古典小说的工作联系起来。

我们选析的这十四篇短篇小说，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作品。从思想性说，它们的题材、主题和人物形象，都比较富有社会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从艺术性说，它们都有很强或较强的故事性，都有完整而和谐的结构，都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因此，它们在今天对我们仍有认识作用和启发作用，仍可作为我们创作上的借鉴。当然，它们产生的时代离今天已经很远了，最远的有了一千三百多年，最近的也有三百来年了。由于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品中写的东西有些已觉陌生，而且其中还存在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就是在艺术上，也是有高有低的。所以，我们务必要按照毛主席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予以批判继承。

最后，就这本书的编排、注释和简析说几句。这十四篇小说选自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和《聊斋志异》。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编排的，而且在有关作品之前写了“传奇小说简介”、“话本小说简介”和“《聊斋志异》简介”，以帮助读者对问题的了解。注释是为了帮助读者读懂原文，因此力求简明扼要，一般都不注明出处。简析着重于艺术性的提示，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得到艺术欣赏，并从中获得某些创作上的启示。在“选析”的整个工作中，我们参考了有关著作和文章，在此特作说明。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因而缺点错误定不可免，敬望读者批评指正。

(黎安怀)

## 传奇小说简介

唐传奇是一种用文言文写成的短篇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正式成熟，在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唐传奇的兴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社会原因说，唐代是个强大的封建帝国，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商业相当繁荣，出现了一些大中城市，市民阶层也随之而兴起。这种新的现实生活，为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又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封建文人，使他们主动利用传奇小说来反映现实，表达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从文学本身说，除了魏晋的志怪小说已积累不少创作经验，为唐传奇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外，唐代的古文运动、“说话”等民间文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是颇有关系的。

唐人传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初期，在时间上约当初唐（约公元618—712年）。这时的传奇小说，不仅数量少，而且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较有名的作品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等。第二、中期，在时间上约当开元、天宝以后（约公元713—873年）。这时的传奇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著名的作品如《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以及我们所选的两篇，都产生于这时期。第三、末期，在时间上约当晚唐（约公元874—905年）。这时的传奇在数量上仍然比较多，而且还出现了不少专集，但质量却大不如前。唐传奇发展到这个阶段已是尾声了。

唐人传奇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各种爱情故事，反映男女青年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主的苦痛，抨击了封建门阀制度、封建礼教所造成的种种罪恶。除此，有些作品通过梦幻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社会宦宦生涯和荣华富贵的虚幻；有些作品通过历史故事的铺叙，谴责了封建帝王的耽乐失政和荒淫误国；有些作品借助一些豪侠人物的锄强扶弱、报仇雪耻，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不满与反抗。所有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唐传奇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作家们用当时的新体散文，自由而细致地记叙了许许多多曲折而生动的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情节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为了把人物尽量写得生动一些，细节描写、衬托、烘托、对照等等，在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另外，大多数传奇小说的结构，既首尾一致、严谨完整，而又富于变化。

唐传奇小说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它的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为元明清三代的戏剧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等改编成了不同形式的剧本，《谢小娥传》、《杜子春》等等则被明代的冯梦龙和凌蒙初改编成了白话短篇小说。至于后世的文言小说与唐人传奇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

## 柳毅传

李朝威<sup>[1]</sup>

仪凤<sup>[2]</sup>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sup>[3]</sup>。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sup>[4]</sup>，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sup>[5]</sup>；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sup>[6]</sup>，巾袖无光<sup>[7]</sup>、凝听翔立<sup>[8]</sup>，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问于长者<sup>[9]</sup>。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sup>[10]</sup>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sup>[11]</sup>，既而将诉于舅姑，<sup>[12]</sup>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sup>[13]</sup>”。言讫，歔歔流涕，悲不自胜。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sup>[14]</sup>。闻君将还吴<sup>[15]</sup>，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sup>[16]</sup>，未卜<sup>[17]</sup>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sup>[18]</sup>！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邪<sup>[19]</sup>？唯恐道途显晦<sup>[20]</sup>，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恳愿<sup>[21]</sup>。子有何术，可导我邪？”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sup>[22]</sup>，不复言矣。脱获回耗<sup>[23]</sup>，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sup>[24]</sup>。”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sup>[25]</sup>，有大桔树焉，乡人谓之‘社桔’<sup>[26]</sup>。君当解去兹带，

束以他物，然后扣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感。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毅顾视之，则皆娇顾怒步<sup>[27]</sup>，饮齧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甚夕，至邑而别其友。月余，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社桔。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sup>[28]</sup>？”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sup>[29]</sup>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何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视<sup>[30]</sup>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sup>[31]</sup>，砌<sup>[32]</sup>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sup>[33]</sup>，饰琥珀于虹栋<sup>[34]</sup>。奇秀深杳，不可殚言<sup>[35]</sup>。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火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阿房<sup>[36]</sup>。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焉。”语毕而宫门辟。景从云合<sup>[37]</sup>，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毅遂设拜，君亦拜，命坐于

冥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昨下第，闲驱泾水之滨<sup>[38]</sup>，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淋漓，诚怛<sup>[39]</sup>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听，坐贻聋瞽<sup>[40]</sup>，使闺窗孺弱，远罹搆害。公，乃陌上人<sup>[41]</sup>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sup>[42]</sup>，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sup>[43]</sup>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sup>[44]</sup>。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sup>[45]</sup>。然犹縻系<sup>[46]</sup>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毅悲厥伏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稍尽缱绻<sup>[47]</sup>。”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sup>[48]</sup>。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sup>[49]</sup>，箫韶<sup>[50]</sup>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sup>[51]</sup>，明璫<sup>[52]</sup>满身，绡袂参差<sup>[53]</sup>。迫而视之，乃前致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丝。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

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sup>[64]</sup>，立于君左。君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涇陵之土矣。飡德怀恩，词不悉心<sup>[65]</sup>。”毅执退<sup>[66]</sup>辞谢，俯仰唯唯<sup>[67]</sup>。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涇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谴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sup>[68]</sup>惭惧，不知所失<sup>[69]</sup>。”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怆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醑，罗以甘洁<sup>[60]</sup>。初，笳角鞞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sup>[61]</sup>。”旌纒杰气，顾骤悍栗<sup>[62]</sup>，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sup>[63]</sup>，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sup>[64]</sup>，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以纨绮<sup>[65]</sup>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sup>[66]</sup>，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sup>[67]</sup>。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贞人<sup>[68]</sup>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sup>[69]</sup>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风霜满鬓兮，



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sup>[70]</sup>，洞庭君俱起，奉觞于毅，毅馥踏<sup>[71]</sup>而受爵<sup>[72]</sup>，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sup>[73]</sup>。荷和雅兮感甘羞<sup>[74]</sup>。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sup>[75]</sup>。”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sup>[76]</sup>；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玳<sup>[77]</sup>；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官中之人，咸以绡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洎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sup>[78]</sup>。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sup>[79]</sup>，为九姻<sup>[80]</sup>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sup>[81]</sup>，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欷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垮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金鑽，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sup>[82]</sup>，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sup>[83]</sup>，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sup>[84]</sup>！且毅之质，不足